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主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列子选译

修订版

译注 王丽萍

审阅 周勋初 倪其心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主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列子选译

修订版

译注 王丽萍

审阅 周勋初 倪其心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列子选译 / 王丽萍译注.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5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ISBN 978-7-5506-0432-2

I. ①列… II. ①王… III. ①道家 IV. ①B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6107号

- 书 名** 列子选译
译 注 者 王丽萍
责任编辑 王华宝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9号 邮编 225008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48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432-2
定 价 19.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4-85868858)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周 林

邓广铭

白寿彝

主 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编 委

(均按姓氏笔划多少排列)

马樟根 平慧善 安平秋 刘烈茂 许嘉璐

李国祥 金开诚 周勋初 宗福邦 段文桂

董治安 倪其心 黄永年 章培恒 曾枣庄

(以上为常务编委)

王达津 吕绍纲 刘仁清 刘乾先 李运益

杨金鼎 曹亦冰 常绍温 裴汝诚

(以上为编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修订版 出版说明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是 2011 年的修订版。全书共 134 册,包括了从中国从先秦至清末两三千年间的著名典籍。每部典籍都选其精粹(《论语》《老子》则全文收录),收录原文,加以简明的注释,力求准确地译为现代汉语,并于每一篇之前写有对该文的提示性说明。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收录种类相对齐全、译注质量较高的一套普及传统文化的今译丛书。

这套丛书,原在 1992 年—1994 年由巴蜀书社分三批出齐,印行过万套;不久,又由台湾的出版机构买去海外版权在台湾及海外发行,可见这套丛书当年在两岸受欢迎的程度。时隔 17 年,丛书编委会

决定重新修订,改由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所属的凤凰出版社出版。

这套丛书是由教育部属下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于1985年策划的。古委会组织了全国18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所长任编委会编委,由我们三人任主编,在全国范围内选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承担各书的译注。从1986年—1992年,历时7年完成。当时,编委会制订了严明、可行的体例和细则,译注者按要求完成书稿。每部书稿完成后,都在全国范围内请编委会之外的专门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两位专家初审,合格后再请两位编委参照初审意见审改,然后退还原译注者改正。待原译注者改正后,再由编委会集中常务编委和部分编委、相关专家在一地将每部书稿从头至尾审改。这样的集中审稿会一般都在8—15天,7年中开了12次审改会。审改后,三位主编再集中在一起逐一审定,交付出版社。这一工作程序,使得这套丛书的译注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所以,这套丛书,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与多人合作的结果。关于这套丛书的编纂始末,我们曾在1992年4月全书交稿后写有一篇文章,这次附在修订版书末,便于读者了解。

这次修订,是交由原译注者自己修改。少数译注者已去世,则书稿一仍其旧。个别译注者已联系不上,也保持原貌。

1992年—1994年出版时,书前有当时古委会主任周林先生写的序。周林先生是这一丛书的发起者。他已于1997年6月去世,至今已14年了。为了尊重历史,也为了纪念他,修订版仍用他的序。

我们三人在1985年—1992年主持这套丛书工作时,年龄大的是从51岁到58岁之间,年龄小的是从44岁到51岁之间,那时尚有精力组织、参与这一工作,今天我们都已年逾古稀。全书修订版出版之际,心情似乎比当年更惴惴不安地期待着读者的评头品足,期待着不要对读者贻误太多。

回想这套丛书,真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这样深厚、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使我们今天仍然受用无穷。应该感谢这套丛书的全体译注者、审阅者、编委和当年的出版者巴蜀书社、今天的出版者凤凰出版社,是他们的学识、辛勤与真诚使得这套丛书得以面世。

章培恒 马樟根 安平秋

2011年3月15日

前 言

《列子》一书，唐代柳宗元已对它的真伪产生怀疑，指出“其书亦多增窜非其实”（《辨〈列子〉》）；宋代高似孙更认为它的著者列御寇恐怕是《庄子》里的寓言人物，“其亦所谓鸿蒙、列缺者欤”（《子略》）。近代以来，学者几乎公认它是魏、晋人炮制的伪书，梁启超甚至断言作伪者就是给它作注的晋人张湛（《古书真伪及其时代》）。不过，辨析有关文献载述，综观历代各家考证，比较客观的看法是，列御寇及其《列子》在先秦时代是确有其人其书的，他的学说属于道家之流，颇受庄子称扬，但影响不如老、庄，因而事迹泯没，著作散佚。今存《列子》大概是魏、晋人杂取先秦诸子之言，掺入魏、晋玄佛之见，

重编而成，当属伪书。

据汉代刘向《列子新书目录》说，《列子》在汉景帝时曾流行一时。然而事实上，它传播渐广，影响渐大，当在魏、晋玄学兴起之后，《庄子》价值陡增，《列子》因而被留意。今存《列子》最早注本，即为晋人张湛所撰。应当说，《列子》有玄学思辩、清谈精要的特点，其论不乏可取，其文颇有可观。随着道家发展为道教，加之真伪争执的逆反心理，学者研究，读者好奇，因而伪书《列子》虽然未必可居先秦诸子之列，但作为一种思想资料和文学寓言的杂编汇总，它的文化价值与历史地位却是无可动摇了。譬如家喻户晓的《愚公移山》故事，便出于这部伪书，可见一斑。

子列子即列御寇（或作圉寇），是确有其人的。先秦杂家尸佼《尸子·广泽》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圉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尔雅·释诂》邢昺疏引）秦相吕不韦《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也曾列举老子、孔子、墨子等不同学说的要点，同样认为“子列子贵虚”。这与《庄子·应帝王》所说列子学说“亦虚而已”，所见一致。可见在战国到秦，列子是公认

成一家言的一位思想家，实有其人，并非寓言人物。列子生平事迹的零散记载，几乎都出自《庄子》。可能由于列子“贵虚”，因而诡谲浪漫的庄子曾把他形容得像个神仙：“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逍遥游》）不过，庄子笔下的列子，主要还是一位隐士、学者、思想家。大概地说，他是郑国人，师事壶丘子林，悟道后回家，三年不出门，给妻子劈柴烧火，喂猪像喂人。生活贫穷，面有饥色。而他安然自在，块然独立，丧失自我意识，视而不见外物，得了道。郑国卿相子阳派人给他送粮食，他谢绝接受。《史记·郑世家》载，郑繻公二十五年（前399）“郑君杀其相子阳”。据此，则列子当生活在郑国末叶，时当战国前期，年代早于庄子。

《列子》是确有其书的。汉代刘向的《别录》曾加著录。现存其《列子新书目录》这样写道：

“天瑞第一

黄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一曰极智

汤问第五

力命第六

杨朱第七 一曰达生

说符第八

右新书定著八章。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阙。校讎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

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繆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

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谨第录。臣向昧死上。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书录》。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关于这篇著录，柳宗元曾指出它说列子是“郑

缪公时人”，是个明显的错误，因为“缪公在孔子前几百岁”。近人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盖列子书出晚而亡早，故不甚称于作者。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语》之言，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序》以见重。”则认为这篇著录也是作伪者假托刘向名义制造的伪作。杨伯峻《列子集释·前言》也认为其中说：“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颇有“此地无银”的味道了。他的《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更从《列子》一书的语词运用特点上来说明它的晚出，但是他们都肯定《列子》原书的存在，只是早已散亡了。事实上，《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已著录“《列子》八卷”，班固注曰：“名圉寇，先庄子，庄子称之。”东汉末高诱《吕氏春秋注》也说他“著书八篇”（《先识览·观世注》）。可见在两汉，《列子》八篇犹存未亡，实有其书。

今存《列子》既然是魏晋人重编的伪书，则其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魏晋的思想特点。今天阅读伪

书《列子》，也应当注意到这一实际。这里，就老、庄的若干基本理论观念如“道”、“独化”、“齐物论”、“名实观”等，结合《列子》中的观点，予以简要的说明。

一、在“道”为本体的理论上有进一步的阐发。

《列子·天瑞篇》在讲到万物的生成时，说道：“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这里，抽象出了“不生者”、“不化者”，来说明支配万物变化的力量。这段话是对《黄帝书》中“谷神”的说明，这同王弼对《老子》中“谷神”的解释是一致的。王弼《老子注》说：“谷神，谷中央无谷也，无形无影，无逆无违，处卑不动，守静不衰。”《列子·天瑞篇》又说：“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这里，生者、形者、声者、色者、味者是万物，而生生者、形形者、声声者、色色者、味味者就是本体。这本体，《列子》名之为“无”，但是，它已不是《老子》所讲的“无”了。《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它所讲的“无”，还只是一种概念的预设，而《列子》所讲的“无”，已经变成一种原质了，它无所不能，能够满足事物的一切要求。显然，这

样的“道”论受到了魏晋时期由“无”到“有”的哲学本体的转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列子》中所讲的这种无已经就是向秀、郭象他们所说的“有”了。

二、《列子》中的“独化”思想。在《列子·天瑞篇》中,作者还论述道:“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这正是讲事物的自己运动、自己变化。这种独化思想,是魏晋时期的向秀、郭象玄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郭象《庄子·大宗师注》说:“卓者独化之谓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齐物论注》:“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无主,而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列子》的“命”论也当是受了这种“造物无主”的独化思想的影响,它认为,所谓“命”,就是那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它与天无关,没有一个有意志的东西在那里主宰。《力命篇》中写道:“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

三、《列子》的“齐物论”。齐物论是道家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但是,宗承道家思想的魏晋玄学在“齐物”这一理论上表现出与先秦道家不同的思想特

征。《庄子》的“齐物论”主要是指事物不分大小长短,没有是非高下,因此万物是齐一的。而魏晋人的“齐物论”则侧重在万物的本性自足上,它承认事物的大小悬殊,但是,事物无论大小,它们都能各尽其分,各足其性,就这一点而言,万物都是齐一的。郭象的《庄子·逍遥游注》:“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向秀、郭象的《逍遥义》说:“夫大鹏之上九万,尺鷃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备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庄子》的“逍遥”原义的,但却符合于魏晋间人的思想。《列子》的《汤问篇》同样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殷汤问夏革事物有没有大小长短同异之分,夏革说道:“虽然,形气异也,性钧矣。无相易矣。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识其巨细,何以识其修短,何以识其同异哉!”

四、名实观的新变化。在先秦道家那里,名作为实的从属者,其意义完全被否定,“名者实之宾”(《庄子·逍遥游》),“去名者无忧”(《鬻子》)。而在《列子》当中,“名”的意义则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承认,当然,其总的倾向仍是重实轻名。《杨朱篇》曰:

“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是说名本身的虚伪性，有实者无名，有名者无实，像“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齐实以孤竹君让而终亡其国，饿死于首阳之山”。对这种现象感到愤慨的本身，就说明了作者对“名”的看重。他在为伯夷、叔齐未得到应有的名声而抱不平，而在以往的道家那里，对伯夷、叔齐一直是以狷介求名而害身相非议的，责难之处正是在他们的求名上，如《庄子·盗跖篇》中就说，伯夷、叔齐“离名轻死”。《列子·杨朱篇》又说：“今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斯实之所系矣。”对于“名”的作用给予了一点肯定的评价，作者反对的是“守名而累实”，即名不能害实，这是一个原则。在魏晋时代，名学很为流行，这导源于自建安以来的品评人物之风。魏文帝颁布了九品中正制的用人制度，促成了以对人物才性加以品评为主要内容的人物名实学的产生，由此形成的名理派清谈家与玄学派相对立，他们对于“名”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刘劭《人物志·效难篇》讲名与实的关系：“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故曰名由口进而实从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实用之有效，故名由众退，而实从事章，此草创之常失

也。”主张使用有效的实名；《列子·杨朱篇》也提到了“实名”、“伪名”的区分，这种名实观自然是受到了时代风气的影响。

五、承认智巧。《老子》是最反对人用智巧的，《老子·十九章》中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而《列子》虽然也反对人使用心机，如《海上之人好沤鸟》一章所言，但并不笼统地反对智巧。如《汤问篇》盛赞偃师的技巧远超公输般和墨翟，又如《说符篇》讲鲁孟氏二子用施氏二子之术求进，不获所愿，反受其殃，认为这是因为孟氏二子不会用智以把握时机的缘故，作者感叹道：“应事无方，属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术如吕尚，焉往而不穷哉！”这反映了作者对在纷纭动荡的局面中人的应变能力——机智的重要性给予了高度注意。对于智与情的肯定，还表现在作者认为它们在人认识道的过程中是具有意义的，《老子》讲“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把心智看成是认识道的最大障碍，《列子》则看到了人这一独特的认识主体的心智活动能力的重要。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只是须将此情蓄而不发而已。《仲尼篇》说“道”“亦非有心者所能得远，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